

# 北窗吟

——張世英隨筆



東方出版社

3267  
Z179



北

窗

艺

语



— 張世英隨筆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严 平

封面设计：烟 雨

版式设计：朱 强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窗呓语：张世英随笔/张世英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

ISBN 7-5060-1039-9

I．北…

Ⅱ．张…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T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9474 号

## 北窗呓语

——张世英随笔

BEICHUANG YIYU

张世英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060-1039-9/B·167 定价 16.80 元

# 序

记得数年以前，一家报纸的记者来到我家，约我和另外两位学长联合成立一个“新三家村”，每“村”每月各撰小品一篇，三“村”各有自己的“村名”。我心想，旧三家村已被打倒，现在居然能建新三家村，可见“门户开放”之广大，柏拉图的“洞穴”可以完全见到天日，便欣然应允。我自定村名曰“北窗呓语”，而且在第一篇稿子的清样上，编辑已经用红笔标上了我的“村名”。不料为时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门户开放”，由于门户开得太大，阳光把久居“洞穴”者照射得睁不开眼睛，“新三家村”便在母胎中被扼杀了。我的“北窗呓语”已经撰写了几篇，起先是存放在抽屉里，以后不时有人来约稿，我便稍事修改，交付审阅，居然也陆续问世，于是我又陆续地写了这本小册中其余的杂文部分，其中大多也在各报刊上发表。

有知道上面这些内情的友人问我：“你为什么标题为‘呓语’？是否自谦之词？”其实不然。“吕蒙呓语通周易”，虽系小说传奇之类的故事，但也暗示了一个道理。吕蒙是在酣醉忽卧之后于梦中

通诵周易的，这似乎启发了我们，醉人呓语也许比醒人醒语更能深入人生哲理之奥义。陶渊明《饮酒》：“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醒者规规小见，巧营而愈愚，醉者遗世独立而偏聪。渊明以醉者为得，足见人情世事难于讨分晓，何如以昏昏之醉人呓语处之为宜耳。

我一辈子学哲学，虽呓语亦难脱哲学之窠臼。哲学者，玄远之学也，总令人觉得不切实际。一些人称哲学为无用之学，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人除了实际的一面之外，又确有不切实际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专心于孜孜以求的日常事业和事物之余，又总感到缺乏心灵上的自由、安宁与安顿的缘故。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他物都当作是自我所利用和征服的对象，此种事业心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人生的家园。人若能从自我中心主义返回到人所植根于其中的“万物一体”之中，这似乎是忘掉了自我，实乃回到真我。也许正是在这里，人能找到自己的家园，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也许正是在这里，哲学能展示它的无用之用。处当今竞争激烈、人们热衷于自我征逐之际，若能让哲学从寂寞冷宫中下凡到人间世俗，相信一定会给熙熙攘攘、沉沦于世者增添几分清凉幽香之气，以提高人们的品味。我这本书的用意也正在此。《晋书·陶潜传》：“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

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如果读者能从我的呓语中，得到些许夏日炎炎、北窗高卧、“有风飒然而至”之感，则是我的莫大荣幸。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愿望。由于陋习难改，文中仍然夹杂了不少干巴巴的说理之词和专门的哲学术语，敬希读者原谅。

本书除“北窗呓语”标题下的20余篇杂文、随笔外，还选入了悲亡父和悼亡妻的两篇文章，亦多不经之词。其余学术思想杂感之类，谬误尤多，故书名统称之曰“北窗呓语”。然呓语亦发自我之“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李贽语）。既属“真心”，则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亦盼以“醉人”恕我焉。至于诗，不过戏笔耳。余自幼为文，重说理，不善风容色泽、流连光景之词。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穷理”（《沧浪诗话》）。严羽论诗，既主诗非关理，又不排斥理，讲得确实很全面。而我则每以理语入诗，显然有违严氏论诗之主旨，安得谓之诗哉？我近十余年来，力主诗与思（理）相结合，哲学与文学相结合，但志大才疏，往往弄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贻笑大方，恳盼重“理趣”的诗人学者有以教我。

是为序。

**张世英**

1997年11月8日

于北京大学燕园

记得数年前以前，一家报纸的记者来到我家，  
的我和另外两位学员联合成立一个“新三家村”  
每“村”每月各撰小品一篇，三村各有自己的  
“村名”。我心想，旧三家村已被打倒，既在居  
外能建新三家村，可见“门户开放”之广大，抽  
拉图的“洞穴”可以完全见到天日，便给外空  
气。我自定村名曰“北窗吐语”，而且在第一篇  
稿子的模样上，稿纸已经用红笔标上了我的“村  
名”。不料为时不久，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完全颠  
倒的“门户开放”，由于门户开得太大，阳光把  
穴居“洞穴”者的眼睛照射得睁开了，“新三  
家村”便在母胎中被扼杀了。我的“北窗吐语”已  
经撰写了几篇，却先是存放在抽屉里，以后已  
时有人来约稿，我便稍事修改，交付审阅，居  
外也陆续向报，于是我又陆续地写了这集小册

七绝

无字碑无字碑  
无字碑无字碑  
无字碑无字碑  
四月五日游乾陵

立碑无字任评说  
胸臆孔凡称创天  
莫道王侯同蝼蚁  
长留浩气在人间

张世英







Professor Zhang Shi-Ying  
Apt 43-202 Zhong Guan Yua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彭兰遗照  
(1949年春摄于天津南开大学)



1988年作者在湖北大学主持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与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主席 H. Schnädelbach 教授（左三）、美国著名哲学家 J. Sallis 教授（左一）和日本著名哲学家隈元忠敬教授（右一）等合影



与张岱年(左一)、侯仁之(右一)在北大学报 40 周年庆祝会上



1989 年 9 月参加美国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召开的海德格尔百周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时留影

# 【目 录】

序 .....	1
一、北窗呓语 .....	1
“为己”和“为人” .....	3
寂寞与孤独 .....	7
“不识危微” .....	10
无家可归与有家归未得 .....	14
“这一个”和“都一样” .....	17
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	21
为何有新时代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25
嗅觉灵敏的王国 .....	3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	35
时间与人生 .....	39
揭开抽象的帷幕 .....	46
灵与肉的较量 .....	49
师心与师古 .....	52
“嗟来食” .....	56
重游三峡随想 .....	59
香港：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	62
人乎？物乎？ .....	66

寓所与深渊 .....	78
顽石点头 .....	90
“天下乌鸦一般黑”与“白发三千丈” .....	101
知趣不知趣 .....	113
<b>二、悲亡父，悼亡妻 .....</b>	<b>117</b>
一个幽灵的叹息 .....	119
“欲话苦难言”——《若兰诗集》序 .....	126
附：彭兰诗词选 .....	137
<b>三、学术与思想漫谈 .....</b>	<b>145</b>
郅书燕说——评外国哲学研究中的一种现象 .....	147
名人权威也要同读者对话 .....	153
两个时代两代人 .....	159
市场经济与终极关怀 .....	167
关于提高道德意识的一点思考 .....	174
传统与现在 .....	179
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	189
西方的孔子——康德在中国 .....	197
万物如一——黑格尔的诗篇《埃琉西斯 (Eleusis)——致荷尔德林》 .....	203
<b>四、书评与序 .....</b>	<b>217</b>
重读冯友兰解放前的《中国哲学史》 .....	219
“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评梁志学《费 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 .....	224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为李 超杰主编《20世纪中国哲学著作大辞典》 所写的序 .....	231

哲学走进画廊 .....	237
“道德秩序是我们的上帝”——读《费希特 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 .....	240
“把哲学从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评 张慎的《黑格尔传》 .....	246
“为了寻找家园”——为严平《高达美》一 书所作的序 .....	254
中国与德国哲学的对话——《德国哲学丛 刊》发刊辞 .....	258
<b>五、学术生涯</b> .....	261
书斋的历程 .....	263
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 .....	267
漫谈学习与研究 .....	282
一本延误了 20 年的写作——《论黑格尔 的精神哲学》自序 .....	289
关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访谈录） .....	293
哲学的最高任务（访谈录） .....	301
近十多年来的思路——《进入澄明之境—— 哲学的新方向》自序 .....	305
无言之师——我与商务印书馆 .....	311
人生哲理两茫茫，探索追寻兴味长 .....	314
我与北大 .....	343
<b>六、诗九首</b> .....	351

# 一、北窗吃语



◎《太白》第二卷第二期，丰子恺作。



